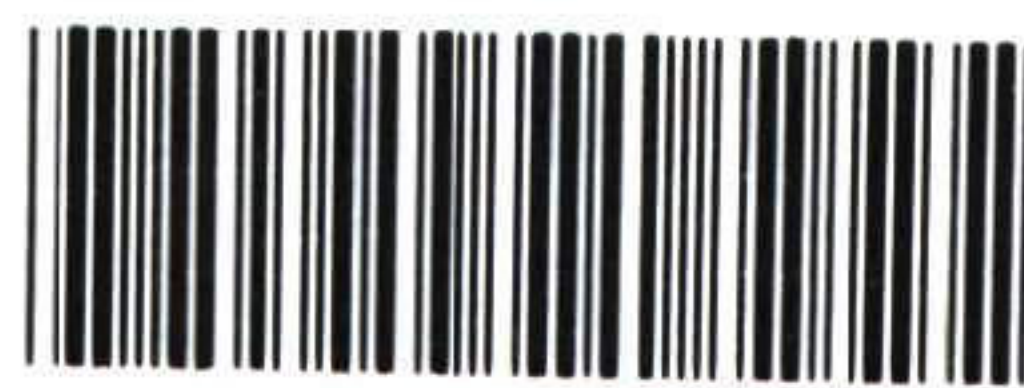


新感受·名家新作



* T197677 *

名人丑效应

蒋子龙

著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CHUBANSHE

责任编辑 寇德江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聂丹英

蒋 子 龙 著
名 人 丑 效 应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插页4 字数200千
1998年11月第一版 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065-X/I·797

定价：16.00元

目 录

“明”与“名”	(1)
把晚上交给好莱坞	(3)
窗口里的人生	(6)
不看“综艺”	(9)
看歌星的握手表演	(12)
亲爱的电话	(15)
陈国凯“发烧”	(19)
赛里木湖畔	(27)
刘栋和“擦擦”	(37)
“牛眼”看见了什么	(43)
生命中的乐声	(45)
黑天鹅	(48)
接触的艺术	(51)
分寸感	(54)
极限	(56)
活埋和埋活	(58)
制服的悲哀	(60)
掩藏和暴露	(63)
时间	(65)

生命中的软与硬·····	(68)
神仙一把抓·····	(72)
人和人参·····	(75)
回到家真好·····	(78)
童年和羊·····	(81)
童年的口福·····	(85)
打和被打·····	(88)
狱神——皋陶·····	(92)
佛缘·····	(96)
玉缘·····	(99)
人缘·····	(104)
天津人，真哏儿！·····	(107)
男人们，请多珍重·····	(110)
爱侣景观·····	(113)
战友情论·····	(116)
过年的热情·····	(119)
幸福是什么·····	(122)
开会和睡觉·····	(126)
享受会议·····	(129)

赌性.....	(132)
“ 公偷 ”	(136)
寻找悍妇.....	(139)
钓.....	(142)
窥隐的诱惑.....	(145)
名人丑效应.....	(147)
蓝色国土.....	(152)
再使风俗淳.....	(155)
假说.....	(158)
挡.....	(160)
选美和四环素牙.....	(162)
不怪集.....	(166)
骗术大全.....	(170)
信息的统治.....	(173)
美容和美心.....	(176)
现代恐荤症.....	(179)
丑女人的魅力.....	(182)
不便方便.....	(184)
节日何其多.....	(188)
会议明星.....	(192)

钱与名	(196)
生气不如攒钱	(202)
闲的恐惧	(205)
累的幸福	(207)
委屈	(210)
体育杂谈	(214)
残酷的魅力	(217)
看美国人如何胆怯	(221)
拥抱的技巧	(224)
耳朵和鞋	(228)
真实的泰森	(231)
冠军的后背	(236)
花钱买个高兴	(240)
洗脑大法	(242)
职业体育的商业效应	(245)
踢球和谈球	(249)
面皮和球皮	(252)
足球的本质	(255)
老虎和牛犊之争	(258)

找到严德俊..... (261)

参悟奥运..... (264)

奥运会上的眼泪..... (267)

企盼伏明霞..... (270)

为什么都想压中国..... (273)

黄金黄昏..... (276)

冠军的效应..... (281)

“明”与“名”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像李少春那样的文武全才太少了，大多是能打的唱不好，能唱的打不好。据说武功练得太苦会摔坏嗓子。现在的明星们则不同，不是文武全才的太少了，大都是能演能唱。香港的所谓“四大天王”带了个好头，既是影星，又是歌星。就连摔打出一身腱子肉的成龙，也灌唱片出盒带，很能哼哼唧唧一番。现在的明星们没有一个不是多才多艺的。

内地的明星自然也不甘人后，唱歌的演戏，演戏的唱歌，已是小菜一碟；著书立说、画画卖钱更不在话下。有的一身兼营数业，几乎让人忘记了他（或她）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干什么行。

一专多能，不是坏事。无专想多能，就是不明。不明即不智。

当今的许多明星，让人感到他们生活得惶惶然，对自己的事业没有自信，急于寻找后路，寻找归宿。有的人改了行，遭了唾弃，只好又改了回来。有的人改来改去，把自己改得不知是谁，反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追星族”中不止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一些年轻漂

亮又非常成功的女明星们，为什么非要跑到国外嫁个人？如果嫁个好样的，让大家看着舒服、般配的还好说，有些偏偏是歪瓜裂枣、神头鬼脸一类的人物，或者像在逃犯，或者相貌粗俗，或者年纪过大且一副靠老婆赚钱的穷酸相。这些一朵朵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无比娇贵的鲜花为什么非要插在了“洋牛粪”上？

其实这毫不奇怪，明星们活得比普通人累，也比普通人脆弱。有的时候她们陷入精神危机或情感危机是很正常的，需要人鼓励，需要人关心照顾。而被“追星族”视为女皇的明星，只能远观无法近瞧。如果以为她们是强大的，是无所不能的，这时候那些胆大的，有钱的，幸运的，便乘虚而入，得其所哉，即所谓“赖汉娶花枝”。

女明星们嫁什么人是她们自己的事，舒服不舒服、般配不般配得看她们自己的感觉。不能像在银幕上或在舞台上表演爱情戏一样要让观众看着舒服和般配。不能否认说这种话的人心里就没有一点酸劲或妒意。

明星也是人，有权保留自己的隐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但明星们是名人，而且希望自己的名气越大越好，崇拜自己的人越多越好，脱离众人便无名可言。那么众人对其公共形象说三道四也是正常的。不在本专业上下功夫，左顾右盼，好高骛远，三心二意，太聪明，太会算计，反而使一些明星成不了大器。

梅兰芳只会唱青衣，马连良只会唱老生，他们都成了光耀后世的大师。蓝马、白杨、赵丹，一生把功夫下在专演电影上，其才华无人敢否认。周润发也不炫耀自己的歌喉，而“四大天王”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只能当配角。

1997年2月28日

把晚上交给好莱坞

数年前我曾花一天的时间专门参观过好莱坞，现在才知道当时并没有真正认识好莱坞。深切地知道了这座独一无二的“梦幻工厂”的厉害，是近半年的事情——

城市各区纷纷成立有线电视台，大有雨后春笋之势。我所居住的街区终于也开始挨家挨户地敛钱，然后引进一根线，加入了有线电视网。于是，电视不接天线也变得清楚了，内容也和国家办的无线电视台有了很大区别，基本上以播放电影录像为主，每天晚上两部，有时白天还要播放一两部，大部分是好莱坞电影，还有一部分港台片。我不能不想这样一个问题：好莱坞到底生产了多少影片？难道他们早就想到了会有今天——中国人的精神要靠他们制造的梦幻来填充？

北方城镇兴起有线电视热，其实是好莱坞热。如果没有好莱坞的影片真不知这些有线电视台靠什么支撑？如果和无线电视台的节目一样乏味，谁还会花钱看你的有线？南方人爱看香港电视台，一些香港电视台每天晚上也必有一部西方电影，同样也是以美国电影为主。这就是好莱坞，成了为全世界提供梦幻的工厂。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也许比较习惯了，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市场，坚持着与美国不同的意识

形态，竟然没费多大劲就被好莱坞全面占领了。不知该感谢好莱坞，还是不能不承认好莱坞的强大？

在有线电视上基本看不到中国电影，其实有些中国影片还是很不错的，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的电影和电视似乎是各干各的，老死不相往来。就整体质量而言，中国的电视剧还不如电影，相当多的电视剧是粗制滥造的劣等品，无法吸引观众。在无线电视台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老百姓只好一边嘲骂一边仍然当电视的忠实观众。现在有了有线电视台，便一窝蜂地选择了好莱坞。

且不论让好莱坞影片占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什么得失，仅这一现象本身就足够耐人寻味的了：看着美国电影，喝着可口可乐，还有遍地开花、生意兴隆的麦当劳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美国产品，构成了美国的整体形象，这就是美国文化的魅力。如果说日本对中国市场的征服主要是电器产品和汽车，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文化精神却让人讨厌，不得不怀有戒心。那么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征服则是从文化上、精神上，首先征服了孩子，甚至让被征服的人没有觉察到自己输了。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它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美国味儿，连美国人操办奥运会、足球赛都富于强烈的美式文化色彩。它的文化包容了一切。

对这样的文化靠抵制是不行的，也是无益的，除非你再退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只要你开放，对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也许还可以暂时地抵制一下，他们的文化则是无孔不入。唯一的办法是强大自己的文化，强大自己的精神，未来的世界将以文化区分，没有自己强大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其他民族所重视的。若要强大自己的文化先要正视现实，扶持自己

的文化。在政策上不能对人宽对己严，卡不了别人专卡自己，不能对经济宽对文化严，致使经济和文化不同步，既影响文化的发展，也束缚经济的发展。

倘若说春节晚会体现的就是目前中国文化的整体水平，那么我们现在确实存在着无文化、无灵魂、无构想、无天才演员的尴尬境地。靠一些是声音而不是音乐是俗不可耐而不是幽默的东西支撑一场又一场的电视节目，怎么能留得住观众不去看好莱坞的电影录像呢？

1995年8月

窗口里的人生

人类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情人。它就是电视。

不是你要接触它，而是它要接触你。只要你曾经看过它一眼，跟它发生过纠葛，它就要强加于你。而且以其铁板一块的规律，不论你喜欢它也好，厌烦它也好，爱它也好，恨它也好，都对它无可奈何，又离不开它。

当你的亲人要离开你几天，也许并不是不可忍受的。可是家里如果一天没有电视，你就会变得没抓没挠，觉得屋里空落落，心里空落落。你可以不看它，但不能没有它。没有它会寂寞难挨，尽管有了它也许更寂寞难挨。为电视吵架的越来越少，希望靠电视把亲人留在家里的越来越多。尽管这些人留下来是为了看电视，并不是为了守着亲人。更多的是为了回家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提前离开父母或其他亲人。当然也有对电视极为厌恶的时候，主要是嫌它没有好节目，愚蠢，浅陋。骂它它不答理你，砸碎它又舍不得自己的钱，关掉它又不甘心，于是就一边咒骂电视，一边仍是电视的忠实观众。当你外出住进旅馆里，进门就习惯性地吧电视打开。看不看都要开着电视，仿佛有个活人在房间里跟你

做伴。一个人客居他乡，若没有电视陪伴，闲暇时间该怎样对付？人是惯什么毛病就有什么毛病。以前没有电视的时候，也没有听说游子们都投河上吊了。

逢年过节，家人团聚，并不是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而是看电视。

电视是现代家庭的宠儿。如果没有电视，中国人怎么过春节呢？同样每到新年前夕，电视也是西方人的圣诞老人。

世界因电视变小。地球因电视成了地球村。人们坐在家里可以看国际新闻，看世界杯足球赛和一切人家愿意播放你也愿意看的东西。你的愿意看必须以人家愿意播放为前提。

人类五花八门的大脑都不得不接受电视的统一领导和规划。

然而，谁要抱怨电视就显得是一种矫情。

而且它不怕抱怨，甚至咒骂。它非常自信地让现代人一步步变成了娱乐文化的囚徒。人类正在忘记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看真山真水真人真物真比赛真演出的快乐，电视给人提供了一种安全的省钱省事的娱乐。慢慢人类也许会失去大痛苦、大欢乐的感觉，只追求一种不伤真情的娱乐。

电视把人留在房子里，只要电视里有可看的東西，人就变懒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几个小时或一个晚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稀里糊涂就过去了。醒的时候就抱怨生活节奏太紧张，时间老不够用。电视文化让人如魔鬼附体。

电视机的屏幕像一个小窗口。它制造了现代窗口文化，既方便了人类，又把人类禁锢起来，只让你通过它这个窗口了解世界。它显示的是自己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人长时间呆在窗口里面，会以为外面的世界就是在窗口里所看到的

样子。

特别是由电视当保姆长大的一代人，他们还没有认识母亲的脸，就先认识了电视，一生都会被窗口文化框住。

世间万事万物，都映照在那长方形的小窗口里。到处都是这样的窗口，家里、办公室、车站、码头、机场、一切娱乐场所，等等。人们必须学会跟这些窗口打交道，接受这些窗口提供给你的信息、知识和指导。通过这些窗口能进入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无关紧要，用电子器件装配起来的这个世界才能给人类以自由。想拒绝和排斥这个世界已是不可能的了。

人们一边享用着现代工业文明提供的方便，一边抱怨电视文化。抱怨归抱怨，还没有听说哪里出现了大战电视机的现代唐·吉珂德。

既然对窗口文化不仅无法拒绝，甚至无法逃避，那现代人还有什么选择呢？

主动接受或逆来顺受。

凡事还是主动点好，主动了就能保持一份清醒，进退由己，为己所用。

当我们对电视发表各式各样的议论的时候，天下的电视机正在大喊大叫，大唱大闹，闪烁着狡猾诱人的光芒。

1997年11月27日

不看“综艺”

电视还是要看的，但耐性不高，经常按来按去换频道。直到手里的遥控器被家人没收了，就坐回到写字台前看书。看书就自由得多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没有人能够干涉。

有一种电视节目我是不看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换掉这种节目的时候家人也没有意见——这就是“正大综艺”式的文艺节目——前面有一个或数个主持人，台下有所谓“幸运观众”，所以说“幸运”是这些不知凭什么关系进到电视台的人，确有中奖能拿到一样小纪念品的机会。而且他们可以“参与”，当然要在导演和主持人的授意下，不能凭自己意愿想参与就参与。他们的任务是不能让节目冷场，不管节目多么糟糕，多么地惨不忍睹，也要根据导演或主持人的眼色或手势不断地哄笑、鼓掌、举手，甚至还可以说上那么几句……对主持人来讲他们是捧场的，是节目的道具；对电视观众来说他们是上了电视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给个镜头。

人的趣味不同，我不喜欢的不一定就不是好节目。这类的综艺性节目想必就很不错，否则就不会坚持这么长久，自“正大综艺”引进来这种形式，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来各家电视台纷纷仿效，每到逢年过节、双休日和庆典活动，打开

电视就是这些节目。特别是各行各业的什么活动，更少不了要“综艺”一番，计划生育月、人生保险周、交通安全日、银行开业、工程奠基、飞机通航、打假宣传……有时还伴以五花八门的“知识竞赛”。如果人们不喜欢，中国那么多电视台为什么都乐此不疲呢？难道人家不作收视率的调查吗？

如果节目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不喜欢这种“综艺”式的节目大概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曾经有幸被拉去当过这种“综艺”节目的“嘉宾”。第一次由于导演事先构思比较严密，准备充分，时间耗的不算很长，我虽然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样的差事，但也不是不可忍受。第二次就真的忍受不了啦——主持人无节制地卖弄，横生枝节，废话连篇，拖沓，重复，一会儿技术故障，一会儿演员走错步说错词儿，经常打断，经导演开导一番后再重新开始。如此反反复复，我强忍到规定的时间，节目还没有进行到一半，趁一次又在处理技术事故的间隙我溜之大吉。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三次了。但是经不住朋友的死说活劝，真的又有了第三次，是拍一个文化节目，原定两个小时，以为是不同的电视台，不同的导演和主持人，录制不同的节目，我想也许会有不同的风格。谁知录了三个小时，似乎刚刚切入正题，看主持人随意发挥的兴致，这场节目不知还要再录多长时间。那天我偏偏有事，在我看来那是比我当“嘉宾”要重要得多的事情，而且电视台事先跟我谈妥到点就结束。他们这种没有节奏感，没有时间观念，以为拍电视是世间头等大事，只要把大家拉到了现场就必须得听他们调度，真让我如坐针毡。只好自己摘下话筒，找了个机会又想开溜，却被主持人生生地又拉回到座位上。我已无话可说，只有低着头反省自己的愚蠢，为什